



文学作品精选

鲁迅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
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最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 人民日报出版社

鲁迅

文学作品精选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文学作品选 / 赵阳 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12

ISBN7—80208—085—1

I. 经… II. 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5003 号

鲁迅文学作品精选

主 编: 赵阳

责任编辑: 孙琳

封面设计: 顾与孟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印刷

字 数: 170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

印 数: 10000—18000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208—085—1/I · 013

全套定价: 128.00 元(全八册)

写在出版前面的话(代序)

 赵 阳

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汇集了无数的文学作品,在历史的磨砺、时代的锤炼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积淀了,成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判断、审美趣味、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思想追求、人生企盼、青春之歌、激情岁月……这一切给后人带来了思想的启迪、审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精神的享受,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

一、难忘的经典主题会令你的读书兴趣大增

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这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无数的成功者,还产生了许多不朽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些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里程碑、晴雨表、百宝箱,它不但讴歌了时代、反映了时代,还推动了时代前进,这其中有难忘的经典散文、杂文、小说、诗歌、演讲、书信等,把这些难忘的经典作品既早既全面地介绍给广大青少年朋友们,相信会产生诸多难忘的记忆,兴许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会影响你的一生,从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产生的是难忘的历史追忆。

二、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会使你的知识面迅速开拓

在我们的周围,众多的文学耕耘者,呕心沥血,创作出难忘的经典作品,甚至有些作品不但影响了几代人,它将继续影响后来者。这次收集的作品,不但注意权威性,还注意知识性;不但考虑了可读性,还考虑了模仿性;不但尊重读书的习惯,还尊重心理健

康的培养；不但收集量大，还颇具层次档次，把适合青少年朋友可以阅读的难忘经典文学作品尽极致地集中成册，使青少年朋友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读好书，并从多读书，读好书中受益于理想和传统教育，从而确立你独立的人格意识的完善。

三、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会助你精神享受更上一层楼

我们有幸享受这个伟大的时代，因而我们更应该热爱这个时代，更好地营建这个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亿万民众步入小康社会。而强烈地用不朽的、各具个性的文学艺术形式表现伟大的时代，正是人民群众所期待、所希望的。把时代的主旋律表现出来，把时代的最强音高唱出来，用纯美的文学艺术形式来激发广大青少年朋友热爱时代，热爱祖国，敢于充当时代主人翁，使时代的旗帜高高飘扬下去。正是这个机遇，我们精纂了百部优秀作品，结集出版，希望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会助你的精神享受更上一层楼。

四、难忘的经典文学艺术形象会再现辉煌

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用耕耘者的心血以致生命来抒发对生活、对事业、对理想、对情感、对道德、对人生、对爱情等内心世界的表露，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魅力之处。它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实践，为了把真谛告示于天下，让广大青少年朋友们去认识它，去理解它，去思考它，去实践它，使文学艺术的独特光芒始终照耀着你我他的心扉，唤起我们去为这个时代服务，影响我们去为美好的明天拼搏。你认真地品读了这套难忘经典文学作品，相信你也会创造出令这个时代难忘的文学作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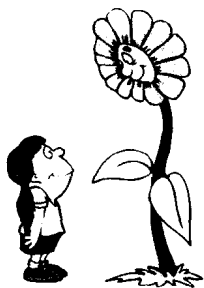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编纂者深深地感谢作品集的原创者，是他们成就了这套难忘的经典文学作品。同时也希望原创者们见到了你的大手笔之后，能及时地同我们联系，使我们能为你的创作进行补偿。再次感谢各位同仁和前辈们对我们收集作品的支持，也衷心地诚谢广大青少年朋友们对我们编收作品的理解和笑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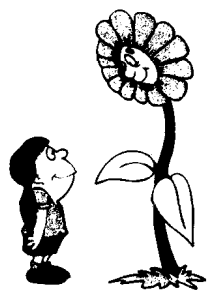
祝所有读者身心安康，读书快乐！

目 录

鲁迅文学作品精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我观北大.....	5
学界的三魂	7
小杂感.....	10
从讽刺到幽默	13
世故三昧.....	15
看书琐记.....	18
漫谈“漫画”	20
论讽刺.....	22
文坛三户.....	24
阿长与《山海经》.....	27
藤野先生.....	32
为了忘却的记念	37
我的第一个师父	46
秋夜	52
风筝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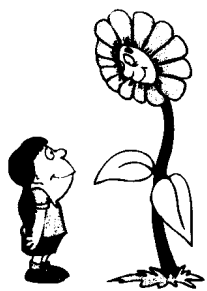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56
习惯与改革	59
略论中国人的脸.....	61
空谈.....	64
这个与那个	67
论“他妈的！”	73
战士和苍蝇	76
并非闲话	77
死后	81
死火.....	85
女吊	87
忆韦素园君	92
无常	97
论人言可畏	103
铲共大观	106
一觉.....	108
这样的战士	110
谣言世家	112
影的告别	114
我们要批评家	116
二丑艺术	118
求乞者.....	120
复仇.....	122
复仇(其二).....	124



名人和名言	126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29
颓败线的颤动	132
什么是“讽刺”？	134
阿 Q 正传	136
离婚	169
风波	177
孔乙己	184
社戏	188
出关	197
奔月	205
狂人日记	215
采薇	224
兔和猫	240
药	244
端午节	252
头发的故事	259
明天	263
弟兄	268
长明灯	277
白光	286
故乡	291
鸭的喜剧	299
在酒楼上	302

一件小事	31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313
祝福	315
《呐喊》自序	328
阿 Q 正传的成因	333
听说梦	339
“醉眼”中的朦胧	34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

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

能常到百草园了。Ade, 我的蟋蟀们! Ade, 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

出门向东, 不上半里, 走过一道石桥, 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 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 三味书屋; 扁下面是一幅画, 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 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 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 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 须发都花白了, 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 因为我早听到, 他是本城中极方正, 质朴, 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 东方朔也很渊博, 他认识一种虫, 名曰“怪哉”, 冤气所化, 用酒一浇, 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 但阿长是不知道的, 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 可以问先生。

“先生, ‘怪哉’这虫, 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了生书, 将要退下来的时候, 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 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 只要读书, 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 决不至于不知道, 所谓不知道者, 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 往往如此, 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 正午习字, 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 后来却好起来了, 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 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 从三言到五言, 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 虽然小, 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 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 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 太久可就不行了, 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 一同回去, 也不行的。他有

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噱——……。”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鲁迅
杂文精选
LUNXUN ZHAWEN JINGXUAN

学界的三魂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

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

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外交官的谈话道：“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